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清 學 案 小 識

(三)

唐 鑑 撰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清學案小識

(原名國朝學案小識)

(三)

唐鑑撰輯

國學基本叢書

清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卽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卽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卽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

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敍用。示勸。得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尙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跲諂媚。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之而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

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已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

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邳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

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後世者，載在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溟，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是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緒，有

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

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

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費以繹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類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常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

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驥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旣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來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常下之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常下之心爲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麓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卽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

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慙民恬簾垂篆裊熙熙然邃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閭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穀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旣而與鄉

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爲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乾初象。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象。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旣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致知則爲必明之強。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邁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夫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呢而栗斯。一爲怙權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睨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

存也。吝不遽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繇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繇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遽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郛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

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既已爲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爲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臥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如是者既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強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強。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爲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啓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已而卽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耀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中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旣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旣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心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專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苟賤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苟賤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則苟賤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苟賤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苟賤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沒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苟賤馮道之歸何怪乎其慕善